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课外必读书
世界少年儿童文学名著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苏）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著 陈慧译



海豚教育出版社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苏) 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著 陈慧 译



旅游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贾东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苏）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著；陈慧译.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637-2326-3

I. ①卓… II. ①科…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4024号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苏）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著

陈慧 译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传真）
本社网址	www.tepcb.com
E-mail	tepfx@163.com
印刷单位	北京甜水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66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50元

（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录

难忘的学校·····	001
开始当教员·····	004
起名叫卓娅·····	006
小宝贝·····	008
舒 拉·····	009
可敬的外婆·····	014
招人喜爱的小姐俩·····	017
见识世界去·····	021
大自然的吸引·····	024
最愿意听故事·····	026
深刻的记忆·····	031
返回了莫斯科·····	033
又见到了妈妈·····	034
相聚的日子·····	039
努力培养兴趣·····	043
第一次住上新房·····	048
噩耗传来·····	050
懂事的卓娅·····	052
第二〇一小学·····	055
接受新鲜的事物·····	058

喜欢盖达尔的书·····	060
“赤留斯金号”的印象·····	063
夏令营的日子·····	067
童年的日记·····	073
被《牛虻》感动·····	080
被名画吸引·····	085
为了读书省吃俭用·····	089
对历史的兴趣·····	092
遇见车尔尼雪夫斯基·····	096
卓娅的变化·····	102
卓娅加入青年团·····	104
欢乐的新年·····	107
突如其来的打击·····	110
卓娅康复出院·····	112
结识作家盖达尔·····	115
同学们的激情·····	118
绿树间的风声·····	124
难忘的毕业晚会·····	126
战争即将来临·····	130
奔赴保卫祖国前线·····	134
母校被战争破坏·····	138
用实际行动支援前线·····	141
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145
卓娅的日记本·····	150
卓娅牺牲的消息·····	155
来到卓娅的墓前·····	159
英勇就义的壮举·····	161

在战斗里成长·····	165
希望的寄托·····	176
在卓娅精神的影响下·····	178
舒拉参加革命队伍·····	181
舒拉成熟起来·····	183
结识军事记者·····	185
往日的辛酸·····	187
舒拉探望妈妈·····	189
全国人民的激励·····	194
舒拉从战场上的来信·····	196
舒拉牺牲在战场·····	200

难忘的学校

在唐波夫省北部有一个乡村名叫杨树林。老人们说，过去这里的确有过一片密林。可是在我的童年时期，人们就早已把那片林子忘记了。

村子周围，种着黑麦、燕麦和黍子的农田延伸得很远很远。可是靠近村子的地面却被许多深谷割裂得零零散散。深谷逐年扩大，陡峻的高坡上，那些村边的农舍简直就像要跌落到谷底去了。

一到冬季，深谷里往返奔驰着许多饥饿的野狼。我小的时候很怕在冬天的夜晚走出屋外：冷，死气沉沉，处处是雪，无边无际的雪，还有远处狼的号叫声。有时真的听到了狼叫，也有时只是过于紧张的儿童的听觉在作怪……

可是一到春季，周围一切都焕然一新了。草原上开着野花，油绿的嫩草覆盖着大地。处处是红的，蓝的，金黄的野花，像火星似的怒放着。雏菊、铃铛花、矢车菊，可以满怀地抱回家去。

我们的乡村很大，居民约有5000多人。差不多每户都有人到唐波夫、平兹，甚至也到莫斯科去做工挣钱。可怜的一小块土地是不够养活一家贫苦农民的。

我生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父亲秋里阔夫在村公所当文书员。他没受过教育，但却知书识字，甚至可以说是博学多识。他喜好读书，在和人辩论的时候，也常常引经据典。

譬如，有一次他对和他交谈的人说：“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里面关于天体的说明，和您的说法完全不同……”

我上过3年当地的乡村小学。1910年秋季，父亲把我领到基尔山

诺夫城去投考一个女子中学。从那时候到现在，差不多40年了，可是一切大小事情我全记得很清楚，就仿佛是昨天的事一样。

两层楼房的中学校舍，使我很惊讶。在我们杨树林村没有这么高大的房子。我紧握着父亲的手，随他走进了学校的前厅，羞答答地停了脚步。一切都是新奇而生疏的：宽大的门，石地，有栏杆的宽敞楼梯。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和家长同来的女孩子。

最使我不好意思的就是她们简直比那新鲜的，在我看来是富丽的陈设更使我不安。基尔山诺夫是一座商业的县城，在这些和我同样来投考的女孩子中间农家的孩子很少。

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看外表是地道商人的女儿，面孔红胖的，用鲜蓝色绸带系着长长的发辫。她鄙视地打量了我一番，就咬着嘴唇转过身子去。我靠紧了父亲，父亲抚摸着我的头，似乎在说：“孩子，不要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随后我们上楼去了，有人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招呼进一间大屋子去。在屋里的长案后边坐着3位考试委员。我还记得，我回答了一切试题，最后，我就忘记害怕，大声朗诵了以下的诗句：

今后我们将给瑞典人一点颜色看，
在这里建起雄城。
气死傲慢的邻人……

爸爸在楼下等着我。我高兴极了，不顾一切地向他跑去。他马上就上楼梯来迎接我，脸色是那么愉快……

中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至今还保持着对这一时期的温暖、感谢的回忆。别洛乌索夫在我们校园里讲授数学，讲得明白有趣。他的夫人阿法娜谢夫娜讲授俄文和文学。

阿法娜谢夫娜总是微笑着走进教室，我们也随着她微笑。她是

那样活泼、年轻、和蔼、可亲。她坐在讲桌后面，沉思地看着我们，不用任何开场白，开始就念道：“树林脱下紫色的衣裳……”

我们能一直不倦地听着她讲。她一面仔细他讲给我们听，一面她本人也陶醉于她所讲述的美景之中。她努力给我们讲解俄罗斯文学的动人力量，它那鼓舞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它的深刻的人道性。

听着阿法娜谢夫娜的讲解，我明白了教师工作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当一个真正的好教师；必须具有活泼的心灵，清晰的头脑，当然，还必须非常喜爱儿童。阿法娜谢夫娜虽然一向没有说过爱我们，可是我们无需任何解释就知道她是爱我们的。

根据她看我们的眼神，根据她有时候亲切地把手放在我们的肩上，根据她在我们任何人遭到失败的时候怎样地伤心，我们就能理解到她对我们的爱。我们同样也爱慕她的一切；爱她的青春，美丽而沉思的面貌，愉快仁慈的个性和她对于自己的工作的爱好。

直至我成年之后，抚育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仍时常回忆我所敬爱的阿法娜谢夫娜，并且在困难的时候，常会设想：如果她在这里，她可能告诉我怎样做。

另外还有一些很使我怀念基尔山诺夫中学的事情：我很爱好绘画，美术教员也发现了我有绘画的才能，但是我对自己不敢抱有成为画家的希望。

有一次，美术教员波马佐夫对我说：您需要学习，一定要学习，您有很大的绘画天才。

他和阿法娜谢夫娜一样，也很爱好他自己所教的那门学科。我们上了他的课，了解了什么是颜色、线条、比例，远近画法等以外，也了解了构成美术精神的东西，是在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怎样学会随时随地了解生活，看出它在各方面的表现来。

谢民诺维奇给我们介绍了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唐等大画家的



创作。他有一大本画册，粘着很精致的复制名画。那时候在我心里就引起了到莫斯科去，到特列佳柯夫画馆参观参观的念头……

但是，无论自己怎样希望继续学习，我知道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需要我帮助父母。中学毕业后我就回到杨树林来了。

开始当教员

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我是在基尔山诺夫就听到了的。老实说，那时候我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仅记得有一种欢欣的感觉：一个盛大的群众的庆祝节日临到了。城市中充满了热闹、狂欢，红旗迎风飘扬着。

在大会上普通的人——士兵、工人——登台演说，响亮地说出新的充满着热烈信心和果敢的字眼：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共产主义……

在我回到故乡以后，我的哥哥谢尔杰对我说：“新生活开始了，柳芭，你明白么？是完全新的生活。我不愿意袖手旁观了，我要参加红军去！”

谢尔杰只比我大两岁，可是我跟他比起来还完全像小孩子一样。他了解的事比我多，他会更清晰地分析时事。

“哥哥，我干什么呀？”我问他。

哥哥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教书呀！当然教书。你知道吗？从此以后学校就要像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你以为今后在杨树林还依旧是两个学校，供5000人口用吗？不能那样了！以后人人都能

上学。你看吧，人民不能再过文盲的生活了。”

我到家后两天，他就参加红军去了。我也不迟疑，马上到人民教育局去了，他们立刻就分派我到索罗维延卡村任小学初级班教员。

索罗维延卡村距离杨树林3000米，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小乡村，简陋的衣舍，屋顶全是用麦秸盖成的。

学校给了我一点安慰。那是在村尾上，隐设在绿荫中的一所过去地主的住宅。那时树叶虽然有些发黄了，可是远远地就可以看见满树鲜艳火红的山楂伸到窗前，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愉快起来。

这所房子是相当坚固和宽敞的。有前庭、两间屋子 and 一间小厨房，较大的一间屋子是教室，另外，带有铁窗板的一小间是指定给我住的。我马上把随身带来的识字课本、算题本、钢笔杆和钢笔尖，还有一大瓶墨水全放在桌上，自己就走进村子里去了。我要把村子里所有的达到学龄的男女儿童都登记起来。各家我都挨门地串到了，最初他们对我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后来才渐渐地跟我畅谈了。

“噢，你是教员哪！？教吧，教吧！”一位身高枯瘦，并且似乎不耐烦地皱着浓眉的老太婆对我这样说，“可是你登记那些小丫头们是多余的。她们没有什么可学的。织布、纺线，将来嫁人，这些还用得着识字吗？”

可是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

我用我哥哥对我说的话，回答说：“现在不是以往的时代了，今后人人都要开始过新生活了，人人都得学习。”

第二天教室就挤得满满的了。前一天我登记的30个孩子全来了。

挨近窗户边的一行坐着年幼的孩子，是一年级的学生，中行坐着二年级的学生，靠另一边墙坐着年龄最大的孩子，她们仅仅4个

人，都是14岁。最前面一张书桌旁坐着两个长着浅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蓝眼睛的，穿着一样花衣裳的女孩子。她们是最年幼的，她们的名字叫丽达和玛露霞。靠墙坐的4个年岁较大的男孩子很规矩地站起来，其余的孩子们也随着他们站起来了。

“您好，柳鲍娃！”“我们欢迎您！”我听到了不整齐的孩子们的问安。

“你们好，谢谢你们！”我回答了他们。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一课。以后就一天接一天地过下去了。一个人照顾3个班，我觉得很吃力，趁着年幼的孩子们热心地学习写字母，年大的孩子在作算数题的时候，我就给当中的一班讲为什么日夜交替。

接着我又去看孩子们的算术本子，中级班在这时写字母后带有软音符号的阴性名词。年幼的孩子们写字母写得厌倦了，我回到他们桌前，他们就大声地开始一字一字地念：“妈——妈！”

我全心全意地做着工作，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活。日子在不知不觉地过着。有一位那时我看来是富有经验的教员由邻村来访过我两次，他已经在小学教学三年了。他坐在教室里听我给孩子们上课，他给我提过意见，每次临别他总是说我的教学很有成绩。他说：“孩子们喜欢您，这是很好的现象。”

起名叫卓娅

在索罗维延卡我做了一个冬季的教员。重新学年开始就把我调到杨树林来了。我很舍不得离开索罗维延卡的那些孩子们。我们已

经习惯在一起了，但是这个调动也使我很高兴，因为又能重新在家里，在亲人之间多么好！

回到杨树林后，我又遇到了童年时的朋友彼得罗维奇。他和我同岁，但是看来似乎比我大得多：论老成，论经验，我全比不上他。彼得罗维奇在红军中服了一年兵役，现在他在杨树林管理阅览室和图书馆。演剧小组就在这阅览室里集合排剧。杨树林和周围农村的青年们，小学生和教员们准备演出《贫非罪》。

我扮演果尔杰夫娜，彼得罗维奇扮演了托尔佐夫。他是我们的领导人兼导演。他给我们的指导是愉快的，饶有趣味的。如果有人说了台词，颠倒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话，或者大声怪叫，莫名其妙地瞪眼、挥手，彼得罗维奇就那样滑稽地，无恶意地，模仿那个人，使得他就不好意思出风头了。他笑时，声音很大，不易遏止。我再也没听说过任何人这样天真地欢喜地笑过。

不久以后，我就和彼得罗维奇结了婚，我搬到他家里去了。彼得罗维奇同他的母亲菲多罗夫娜，弟弟菲嘉在一起生活。另外一个弟弟在红军中服务。

我和彼得罗维奇相处得很好，很和睦。他是一个有涵养，不随便甜言蜜语的人，但是我在他的每一顾盼，每一举动中全感觉着他对我的关怀，我们彼此是不需说明就互相了解的。在我们知道了就要有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一定是儿子！”我们这样的断定，并且共同给孩子起了名字，还预测了他的未来。

“你只要想想吧，”彼得罗维奇说着幻想的话，“这多么有趣呀：头一次给孩子看看火，看看星星，看看鸟儿，再带他到树林里去，到河边去，到海滨去，到山上去……你知道吗？他是头一次看见呵！”

孩子生下来了。

“恭喜，柳鲍娃，得了一位千金，”接生的老太太对我说，

“您听，她哭出声音来了。”

这时在屋里听见了婴儿的啼哭。我伸出了手，他们就抱给我看：一个白脸、黑发、蓝眼，身体很小的女孩子。在这一瞬间里，我觉着我一向也没有盼望过儿子，并且一向所盼望的就是这个女孩子。

“我们给女儿起名叫卓娅。”彼得罗维奇说。

我同意了。这是1923年9月13日。

小宝贝

向来没有过小孩的人们可能以为一切婴儿都是一样的：在一定的时期以前，他们什么也不理解，只会啼哭、号叫，妨碍大人。当然，这话是不对的。

我曾深信我能在1000个新生的婴儿中，认出自己的小女儿来，我相信她的脸和眼睛的表情是特殊的，她的声音也是与众不同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似乎能够一连几个钟头看着她怎样睡觉，怎样在梦中把经我紧紧地包裹了的小手由被子里伸出来，又怎样睁开眼睛由长密的睫毛下凝视着前方。

此外，还有令人惊讶的事，那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我明白了，婴儿不只是每一天，而是每一点钟，都在生长和变化着。看这孩子，她甚至在大声啼哭的时候听到人声就不哭了。

她开始会寻找细微的声音了，听见钟表的“嘀嗒”声就把头转过去。她开始会把视线由父亲身上转移到我身上，又由我身上转移到奶奶身上或“菲嘉叔叔”身上了。

有一天，女儿认识我了。这是最好的，最愉快的一天，我永远都记得这一天。我在摇篮上俯下头去，卓娅注意地看了我之后，想了想，就忽然笑了。人家全对我说这是无意识的微笑，说这么大的孩子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地笑，可是我却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

卓娅生得很小，我时常给她洗澡。农村里的人们说，洗澡能让婴儿长得更快。她在新鲜空气中的时间很多，虽然冬季已经近了，可是她仍旧露着脸在院子里睡觉。我们并不无故地把她抱在怀里，我的母亲和婆婆菲多罗夫娜全劝我这样做，免得把孩子宠坏了。

我老实地遵从了这个劝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卓娅才在夜里睡得很甜，不要人摇她或抱她。她长大了也很安静。有时候菲嘉叔叔走近摇篮对她说：“小卓娅，你说叔——叔！说呀！你再说：妈——妈！奶——奶！”

他的小女学生张着嘴对他笑着，并且喃喃地说出完全别的声音。但是过了些时候她的确开始会重复“叔叔”、“妈妈”了，最初不准确，以后就渐渐清楚了。我还记得，在“妈妈”、“爸爸”之后是一句奇怪的话：“阿波”。

她站在地板上很小很小的，忽然足尖着地挺起来说：“阿波！”以后我们猜中了这句话的意思，原来是：“抱起我来！”

舒 拉

彼得罗维奇喜欢在桌子旁边坐着的时候把卓娅放在自己的膝上，他一向是在吃午饭时候阅读什么，女孩儿头倚着他的肩安安静静地坐着，向来没妨碍过他。

她依然和过去一样，长得很小，很瘦弱。由11个月时候开始会迈步。周围的人都喜欢她，因为她对人是亲热和信任的。她有时走到门外，对每一个过路人都微笑着，如果有人逗她说：“到我那里玩去吧？”她就高兴地伸出小手随着新朋友走去。

到2周岁时候，卓娅就会清楚他说话了，她时常在“做客”回家以后说：“我到彼得罗夫娜家去啦！你知道彼得罗夫娜吗？她家有格里亚、克山尼亚、米莎、萨尼亚和老爷爷。有牛，还有羊羔。”

卓娅还没满2周岁，她的小弟弟舒拉就诞生了。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就大声哭叫。他喊叫的声音很粗。哭起来就不停。他比卓娅肥大和健壮得多，但是眼睛却同她的一样亮，头发也是黑的。

在舒拉出生以后，我们就时常对卓娅说：“你是姐姐”、“你是大孩子”。在吃饭时候她和成人坐在一起，但是坐在高椅子上。她很照顾舒拉。如果橡皮乳头由他的嘴里落出来，她就给他放入嘴里；如果他醒了，而屋里恰巧又没有别人，她就摇摇他的摇篮。这时候我也常常要卓娅帮助我做些事情。

“卓娅，把尿布拿来。”我说，“请你把碗给我。”或者。“卓娅，帮助我整理整理，把书收起来，把椅子放在原来的地方。”

她做这些事总是非常高兴，做完之后总是问：“还做什么呀？”

在她3周岁，舒拉1周岁多的时候，她就会拉着舒拉的手，拿着瓶子到祖母那里取牛奶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挤牛奶。舒拉在我的身边转。卓娅拿着碗站在对面等待鲜牛奶。蝇子落在牛身上扰乱它，它忍不住了就一挥尾巴打着了我。

卓娅很快地把碗放在一旁，一手抓着牛尾巴，一手用树枝驱逐蝇子，嘴里说着：“你为什么打妈妈？你别打妈妈！”以后她看着

我，似乎是问，又似乎是肯定地说：“我帮助你！”

看着两个孩子在一起才有趣哪，卓娅那么瘦小，舒拉那么肥壮。

村子里的人提到舒拉，就这样说：我们女教员的那个个子横竖一样长，侧身倒在地下或是站起来，都是那么高。

实在，舒拉很胖也很结实，在1周岁半的时候，力气就比卓娅大得多。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照顾他，并且有时候严厉地申斥他。卓娅一开始说话就说得清楚，始终没咬过舌。可是舒拉在3周岁时候还不会说卷舌音。卓娅很为这事担忧。

“舒拉，你说：列舍托。”她要求他照看说。

“勒舍托。”舒拉重复说。

“不对！你说：列。”

“勒。”

“不是‘勒’，是‘列’！你这孩子，多么糊涂！”

有一次卓娅忍耐不住了，就用手在他的额上打了一下。可是2岁的学生比4岁的先生更有力量，他愤慨地摇摇头就把卓娅推到一旁去了。

“去吧！”他气愤地喊道，“你干什么打人！”

卓娅惊讶地看着他，但是并没有哭。过了不久我又听到了：“你说：柯罗瓦支。”

舒拉的声音驯服地重复着：“柯洛瓦支。”

我不知道舒拉是否了解他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但是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就会利用这点。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总是委屈地说：“我小！”如果他想一定要得到什么东西，大人却不给他，他就喊着要求说：“我小！”有时候他无故的，但是自觉是理直气壮的、骄傲地说：“我小！”他知道我们爱他，他想使所有的人，卓娅、我、他的父亲和祖母全服从他的意志。